

昌化縣誌書卷之五

藝文志

尚書五十餘篇唐虞三代之文也毛詩三百餘篇商周列國之風也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辭之不可以已也昌江之僻衣冠禮樂之盛在子瞻已稱之况卓然存闕于政教之大者乎次

藝文

洪武二年十一月宣諭海南

蓋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近

昌化縣誌

卷五

一

况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習禮義之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頃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朕舉意除暴所向廓清師臨南粵而爾諸郡不煩于傳檄奉印未歸向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者往諭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錫當有後命

勞海南衛

南溟之浩瀚中有竒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熟少寒時忽瘴



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卿等率壯士  
連歲戍此朕甚念之

表到昌化軍

蘇軾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  
責臣中謝伏念臣項緣合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  
之能而有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  
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過皇帝陛下堯文  
烟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辟  
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  
逢迎于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  
未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昌化縣誌

卷五

二

記峻靈王廟碑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斑琰大玉魯有  
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肅  
宗之世有比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  
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  
寶鎮之即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



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西北有山秀  
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  
人謂之山落膊而後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  
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是夜大風浪駕  
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之右彝皆溺死儋之父老猶  
有及見敗船于山上者今猶有釘石存焉耳天地  
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葉使其客雷煥發豐  
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今夫此山之

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彝欲以力  
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  
神為峻靈王用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  
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  
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  
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  
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  
紫鱗里人不敢犯石峰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  
持去即有風雲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彝



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富峻靈獨立秀且雄  
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  
蝦龍鷓鴣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燁  
然照無窮

附重葺峻靈王廟小記

張三光

昌江志載東坡先生峻靈王廟記云漢之世封其  
山神鎮海廣德王而峻靈王之號封自何代何年  
顧闕畧無稱焉余覽而竊怪之意先生博綜今古  
豈其徵遠遺近必有脫簡無疑迨考居僖錄僖州

昌化縣誌

卷五

四

州所載皆然恨先生全集遠未能携無從是正也  
頃因驅斥鑛盜欲絕其易種之患憶先生為帝守  
寶之言祈王陰殛舉記中誅死南彝事以請諸生  
王之佐見予文稿恍然感觸忽來告曰蘇學士碑  
石今什昌江獨村幸尚無恙公得無意乎余初謁  
王廟即詢先生碑記絕無知者聞之喜躍于是命  
彼倌人亟輦以來誅吉而豎之王廟之中軾錄石  
上文讀之有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  
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二語令余夙疑



項釋爰取志書僖錄參對并紹聖四年七月共少  
二十七字蓋元豐五年亦七月兩七月字相同當  
時書人一時誤看失簡遂致脫落耳計王之膺封  
閱十五年而先生謫於此又閱三年先生徙廉州  
辭王而撰此文又閱二十八年昌令何公請祈公  
書而刻之石縣治時在昌江二州中獨村近縣定  
是王廟故址又閱七十八年縣徙今治王廟亦徙  
峻靈山之隈而碑乃埋荒草深沙中矣又閱一百  
三十八年而後乃今始得復歸王廟夫偽朝之封

昌化縣誌

卷五

五

王弗歆也宋秉正朔其封號至今尚之已經明賢  
次述而反脫落于流傳之記載倘王之所養養不  
慎者宜其默啟予心而逗漏筆端以作之合而名  
諸世也不然遐荒之域誰得讀先生全集即嚶嚶  
好古者不過折衷僖昌兩志止耳峻靈所由封毋  
乃竟湮滅不彰乎嗟呼是碑之隱見說者以為觀  
古蹟之晦明庸詎知吃緊專在此二十七字耶余  
特表而揭之以著王靈如此

真一酒歌

并敘酒以未麥  
水三者為之

蘇軾



布筭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  
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為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  
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躡鞠者以氣升孰能  
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  
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  
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挿天茫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生  
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  
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  
跌牛噍安且詳動搖天闕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  
藏三伏遇并了不嘗釀為真一和而莊三杯嚴如  
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  
物老死于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  
水之在人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  
影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  
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



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漉為淚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摩形如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華池之真液下湧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亘古之僊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間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舟之

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決也豈不然哉賦曰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隣于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醑醴重乳獨發于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終夜而起挈瓶而東有月望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向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灑王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適反懼守神之訶訕却五味而射六塵悟一真而



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  
在猶想像於庶幾

颶風賦

蘇軾

仲秋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  
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  
颶風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蕭然稿葉菽  
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快驟矯退飛之六  
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屋而坐  
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風之先驅爾步馬排戶破

牖殞瓦擗屋礮擊巨石操榘喬木勢翻渤澥響振  
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候而將戮鼓千尺之清  
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觸  
列萬馬而並驚潰千軍而爭逐虎豹聳駭鯨鯢犇  
蹙類鉅鹿之戟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  
萬于一覆予益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  
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耒  
耜酒漿羅列勞耒僮僕俱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  
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潰缺已



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 自 鳴者自停湛天  
宇之蒼蒼流孤目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鳴  
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逼昔之飄然者若  
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  
之集也呵則舉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  
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  
之惴慄亦爾汝之相筦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  
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萬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  
滅衆怪炫耀求髣髴于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何

昌化縣誌

卷五

九

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伏波廟碑記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于嶺南之民前伏波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 有  
秦雖遠邇置吏旋復為彝邠離始伐滅其國開  
郡然至東漢返側二叛海南振動六十餘城漢世  
祖初年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  
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  
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于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莫



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  
有脊于一髮耳艤舟將濟股栗喪魂海上有  
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  
乎必告然後 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  
欺者嗚呼 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  
或置或否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不  
麟易我衣裳此言於當時可也自五代中原  
之人多家如此今衣冠禮樂乖乖然矣其可  
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

昌化縣誌

卷五

十

波為指南神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  
還海北往返順風無以答神貺乃碑而銘之  
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北而南洗汝胸撫循  
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正直忠  
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昌化軍儒學記

李光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唐虞三代至治之世未  
學所以明人倫崇教化以長育人材而化成



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晉之國晏嬰叔向之明賢曾無一語及于學校魯熹公能脩泮宮而詩人詠歌其德鄭惟子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聖為師而專師孔子則始於鄒魯之士當時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翕然從之其徒至于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人雖疑難問答其畧見于論語皆入道之門也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絕故孟軻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

夫子者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迂論哉故自兩漢而下推為素王天子之尊亦北面拜跪薦祭非道足為百世師言足為天下法疇克當之我宋之興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治天下之要當時條對者咸以學校為語熙寧元豐以及崇寧大觀繼志述事必以是為善嗚呼盛矣皇上龍興雖遭多難而專以仁恩覆育海宇乃詔中外謹庠序之教以設大學之制士生斯時豈非十載之遇哉海南自古無戰場靖康以中原紛擾而此郡獨不興兵里巷



之間晏然如承平時人知教子家習儒風青矜之士日以增盛郡試如有司者三百餘人舊學卑陋下偏民居頻年以來士氣不振周覽四維乃得方爽之地於郡城之東南隅平原迤靡氣象軒黎阜昌江拱揖映帶得陰陽之中占一城之勝龜筮既從人謀允協由是學錄躬率諸生告于郡守陳侯適守既樂從四鄉之士莫不奔走就事富者樂于出財貧者樂於出力而宮殿益隆獲古象于名家而廟貌增煥華冠象佩之容遠稽於鄒魯郡賢

列坐之次取法于上庠御書有閣講筵有堂齋祭有室什物有庫誦讀之舍列于兩廡賓客之佐附近三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固足以起邦人欣慕之心增後學進脩之志士有不肄業於學官者則鄉人笑之矣自朝廷罷舍法省教官之員後生無所從覺觀經者多守於俗說閱史者或不思於全文僥倖因仍以苟且近利而已今如斯學之成也士皆激昂奮勵講先王之道考六經之文稜氣遷革日趨于善而不自知教化興風俗美然後為學



之成也紹聖間蘇公端明謫居此郡有遊城東學  
詩云云蓋嘆之也今一十餘年學者彬彬不殊閩  
浙異時長林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顯仕者繼  
踵而出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經始于紹興辛  
未之春落成于明年之冬故逐之至此得與士子  
杖策相從霄等又皆宿學及前輩喜與逐客遊一  
日摠衣踵門以學記為請念方老病廢墨硯既辭  
不復因書其大畧如此紹興壬申歲冬

南寧軍記

昌化縣誌

卷五

十三

原儋耳自前漢時始為郡與珠崖並繼而隋而  
唐郡名更革不一既改儋耳郡為儋州又改儋州  
為昌化郡至宋改昌化郡為昌化軍紹定壬辰因  
瓊酋長王居處與本軍管下合羅黎人符先邦等  
構運擄時人議謂昌為倡鬼敗亡化為人操戈之  
狀昌化二字不祥以是本軍於收復後有太守孫  
公丹舉申其事於上端平乙未准旨改昌化軍為  
南寧軍以合羅崗立為歸姜寨南寧與萬安吉  
田舊隸瓊管舊隸於桂闕若云風俗微惡民生



休戚於彼實察之然一島遠隔鯨波漢刺史唐採  
訪皆憚于涉險宋大觀一年提刑王公祖道渡海  
觀風謂黎地質褻都縣稀踈奏請立鎮州于深黎  
地名龍門隸邑有三曰四達曰感恩曰龍門為附  
庸舊傳龍門有灘名知更鹽州人常以灘聲五點  
後再起一點為每更候自提刑王公去後大觀四  
年州亦隨廢其版藉貢賦隸之昌化軍擬宜倫縣  
舊用鎮州四達縣記其學舊用鎮州考試院記則  
此可驗自時厥後巡按者如李如崖相繼攬轡雖

澄清有錄亦自瓊而止南寧吉安萬安鞭所不及  
伏自聖王革命薄海內外一視同仁歸附初首立  
嶺南海北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更為肅  
政廉訪司第以海南黎獠頑冥未盡歸化是年冬  
闕里吉恩斗章欽奉罷命督師南來征收深崗未  
附生黎自瓊萬吉陽已而乖師道經于此時三十  
年之春也至三十一年間奉准設立海北海南道  
肅政廉訪司監治凡十郡海北則雷化欽廉高橫  
海南則瓊萬南寧吉安然此四州環島百崗蟠中